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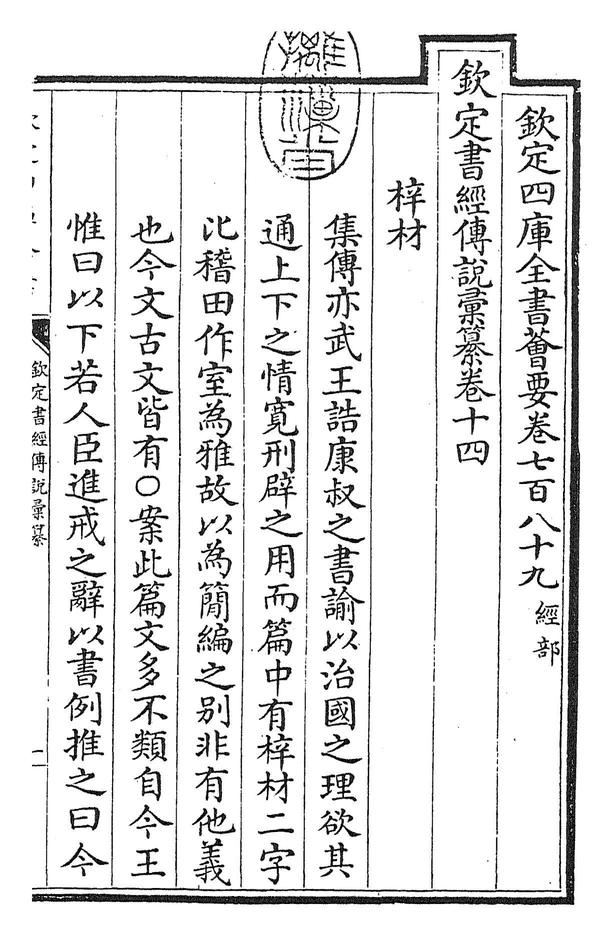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八十九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四

梓材

集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寛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

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

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盖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集說朱子曰吳才老辯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

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梓材後都稱王恐别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集傳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孔氏穎達曰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家之官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以用也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林氏之竒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逹之也故誥康叔如此則自天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通而無閒此則邦君之任也○吕氏祖謙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定四年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

至終蔡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王氏應麟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陳氏櫟曰邦君處上下之閒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此雖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邦君一人公正之心能通乎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由之以達乎大家之心則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王氏樵曰云以其達其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

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於天子矣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集傳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陳氏師凱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貲給之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漢書薛宣傳注

以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陳氏師凱曰疻說文云毆傷也

此章文多未詳

集說

林氏之奇曰以論語之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故謂之厲敬勞者唐孔氏曰即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為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故汝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時氏瀾曰虛心屈已不敢自用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為邦之道○陳氏櫟曰此節自當缺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為姦宄殺人者罪人所輕歷者今皆寛宥與之為新羣臣遂亦見

其君之事凡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集傳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内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

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周官太宰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為民然則監者盖指諸侯而言啓監云者猶曰立其監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為民而何○陳氏經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者皆非所以安養之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王氏樵曰至于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遍而至于屬婦則窮獨可知屬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為之引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臒

集傳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 陳氏師凱曰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疆畔也畎通水渠也 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塗塈泥飾也 林氏之奇曰塈說文曰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即今之仰泥也 茨蓋也 林氏之奇曰穀梁傳曰焚雍門之茨范甯注曰茨蓋也茅茨者亦謂之茅蓋屋也 梓良材可為器者 林氏之奇曰器用以梓木為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 臒采色之名 孔氏穎達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臒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敷菑以喻除惡垣墉 馬氏融曰卑曰垣高曰墉 以喻立國樸斵

陳氏大猷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集說朱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卻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卻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陳氏櫟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王氏肎堂曰立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為疆畎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塈茨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曰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集傳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陸氏德明曰夾音協近也○孔氏穎達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以永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令王繼

體而立用此常道以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既用先王之常道則庶邦之来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陳氏櫟曰朱子既以為他書錯簡誤綴在此則不當復以為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王氏充耘曰古者封建諸侯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其勢易至分裂而自守以天子而統馭萬邦千里之王畿其力豈足制諸侯哉所恃者有德以柔服之而已故夙夜匪懈已之所以自治者益殷則殷聘世朝諸侯之所以事上者愈謹不然則諸侯不享而為天子者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故自古以来惟以四方朝貢為盛事周公教成王亦以為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為此故也○王氏樵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於比之意欲其情義足以相維繫而不散也所謂懷為夾作兄弟方来者也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

德而顯比於下下亦以德而親比於上修其職貢孰敢有貳者哉諸侯之向背卜王室之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之修否而已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有周大臣當其全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哉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集傳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皇天盡以中國民付之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疆土付之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朱子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沈氏漸曰有人斯有土故帶疆土言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集傳肆令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王氏樵曰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師敎導繆其所趨非所當怨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於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如是而民有終於迷者乎

附録陳氏櫟曰訓肆為今不若云故也遂也朱子謂為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徂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集傳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

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集說 陳氏櫟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久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於王家人臣祈天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馬氏森曰諸侯乃國之藩屏民乃國之根本用德所以化服臣民而凝固天命之道實在茲也

總論 蘓氏軾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

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荅曰漢本未亡以刑殺究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甞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召誥

集傳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杜氏預曰三塗在陸渾南陳氏師凱曰史作塗

北望嶽鄗杜氏預曰嶽蓋河北太行山鄗都鄗謂近嶽之邑　顧詹有河

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

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

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

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

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

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為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故建以為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馬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於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

漢唐竝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陳氏櫟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洛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周公自洛歸鎬召公因作誥其忠愛尤在此蓋以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詞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集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孔氏穎達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此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乙未二

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林氏之奇曰豐者漢右扶風鄠縣鄠水是也即禹貢所謂東會于灃其邑在灃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毁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王也○王氏安石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

何其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别有權變之道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集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迆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郊者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邱未嘗不卜也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卜既吉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

○王氏肖堂曰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盖經營定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之類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集傳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

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林氏之竒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為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馬氏森曰上卜宅得卜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此攻位位成見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集傳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呂氏柟曰召公先理其繁周公斯觀其要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乙卯十二日也○呂氏祖謙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王氏樵曰至洛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即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其地即所謂惟洛食者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伻來以圖及獻卜即獻此戊申之卜也或言乙卯日周公再卜者非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集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丁巳十四日也○林氏之竒曰用牲于郊告祭於天地也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葢祭亦可以郊言之惟郊于天地故用牛二也○朱子曰此閒當有告卜語○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理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卻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来不要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内故也○陳氏大猷曰此葢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葢因事祭告

奉王用命以行事

非常祭之比也

案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

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竝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頴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于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而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令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玆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為主耳謂之地亓之神可乎地祇勾龍同得謂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荅之以勾龍為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繭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為樂歌此乃行之於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

遑及此耳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集傳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杜氏預曰度高曰揣度深曰仞溝洫物土方杜氏預曰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糇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孔氏穎達曰甲子二十一日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集傳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距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陳氏櫟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為也己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己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治

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脗合無閒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王氏樵曰周召二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卜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摹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集傳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葢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

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并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蘇氏軾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朱子語類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陳戒於王而誥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後篇告卜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歟○陳氏櫟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

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耳篇末奉幣供王之幣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集傳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

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葢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集說林氏之竒曰此言天命之無常茍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大國元子則其分為正大國則其勢為強皇天上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疆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

而已人君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此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真氏德秀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陳氏櫟曰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此一節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集傳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絶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孔氏穎達曰瘝病也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殷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林氏之奇曰殷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服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厥終指紂也惟紂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觀微子遯荒箕子佯狂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也○陳氏櫟曰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耳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强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集傳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

恃以為安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說三代興亡其意同也○林氏之奇曰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當禹湯以其聖德克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廸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惟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真氏德秀曰面謂向之而不背也惟其朝夕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順矣順乎天則天亦順之此所謂天若也○陳氏大猷曰天命雖邈無形聲而能面而嚮之參稽其至順之理終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陳氏櫟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

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申氏時行曰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集傳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

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集說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陳氏櫟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耇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耇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王氏樵曰將言敬德諴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耇乃從進德之資推言其要以為最先即仲虺言修德檢身而約之能自得師之義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勿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耇親之之謂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嵒

集傳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諴和嵒險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

集說蘇氏軾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真氏德秀曰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酒誥曰廸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王氏樵曰諴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斯

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碞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國祚之修短恒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諴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集傳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

王氏樵曰中乂謂自中而布治於四方也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東表而言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日北景長多寒賈氏

公彦曰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為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也

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集說

王氏昭禹曰土圭横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盖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配天使仰無愧于天毖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宅中為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令

休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陳氏櫟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氏師凱曰周禮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皆非地之中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步占之說以為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王氏樵曰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為誠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紹上帝即元子之意自服土中即丕能誠小民之意曰自

服者王今親政非復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為今日之休也此令休字與工相應工期之之辭也此決之之辭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集傳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吳氏澄曰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王氏樵曰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好惡無節之節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林氏之奇曰成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蓋使周民與殷民雜居也故有殷治事之臣亦有周治事之臣我有周御事其于朝廷之教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為一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節之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于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集傳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

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集說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殷民亦視效之而化矣○馬氏明衡曰以敬為所如仁為安宅義為正路蓋安身立命於是造次顛沛於是更無他事也○孫氏繼有曰作所則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集傳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集說孔氏穎達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

○林氏之奇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

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王氏樵曰此.永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已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集傳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旣嗣其命可不嗣其功哉○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金氏履祥曰今王

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陳氏櫟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集傳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孔氏穎達曰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

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林氏之奇曰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智愚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已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貽之也○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陳氏經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集傳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集說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呂氏祖謙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真氏德秀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陳氏櫟曰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令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名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令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復

懇切之意云○王氏樵曰上言知令我初服見哲命吉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故此遂勉其疾於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祈天永命即吉與歷年也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集傳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横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集説林氏之奇曰王既惟德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如殷俗之靡其淫

用非彝也久矣然不教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乂民乎成王告康叔既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其湎于酒而庸殺名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集傳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集說薛氏季宣曰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然非王居至善之德刑於四海民亦何所傚效修身而天下法敬德之修是乃王之自貽哲命也○吕氏祖謙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怨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

小民淫用遂損君德○陳氏大猷曰王位不在於上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陳氏櫟曰至此則非彛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正所謂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哉○王氏充耘曰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氣象也則王豈不赫然章顯矣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集傳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

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朱子曰以小民如以其師之以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蘓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為貴得乎邱民而為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眞氏德秀曰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耳○吳氏澄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陳氏櫟曰

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軫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集傳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

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集說薛氏季宣曰先雠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時氏瀾

曰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為一矣至此又分為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為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敎廸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為二體也○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既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為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王末有成命與上

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侍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杜氏偉曰敬德一也自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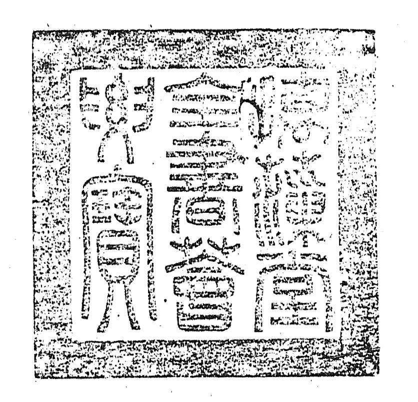
政令以整肅天下為威命自宣

之教化以啓廸天下為明德

總論林氏之竒曰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茍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為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頼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真氏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

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
德言之諄望之切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卜
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
之言真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欽定書經傳説彙纂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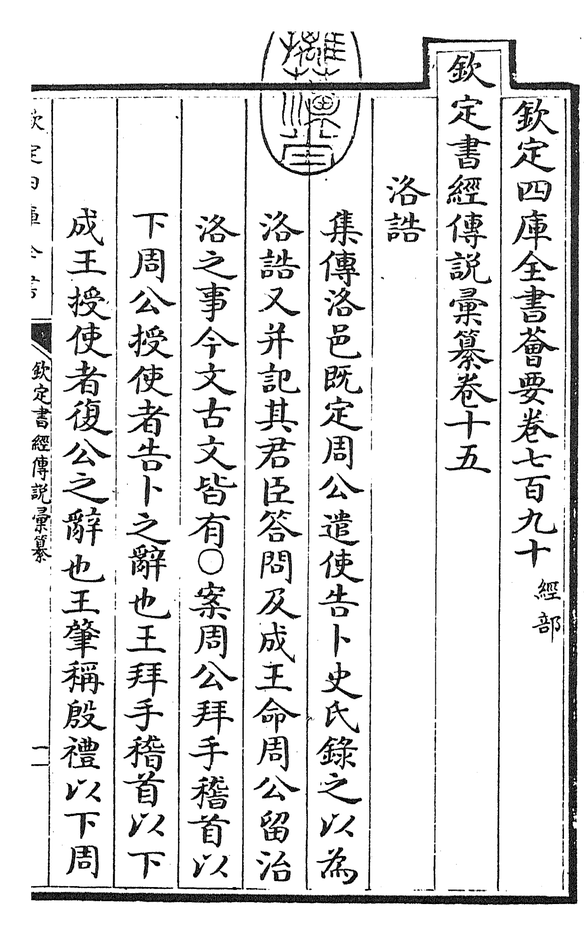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洛誥

集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

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葉氏適曰此篇當與召誥

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林氏之奇曰召誥洛誥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為終始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陳氏櫟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集傳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

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集說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為不然世或未之信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

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為有證○呂氏祖謙曰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周為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為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猷卜之故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集傳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

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

土

集說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胡氏士行曰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爲民明辟矣○潘氏士遴曰如弗敢及以天命重大難堪欲元老贊成一切創始善後事宜皆委重大臣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

獻卜

集傳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吳氏澄曰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河朔黎水地理今釋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衞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為黎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河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吳氏澄曰卜宅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也○朱氏祖義曰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

之吉也

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集說蘇氏軾曰黎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林氏之奇曰周公之營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悦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為地中也黎水為河朔則澗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吕氏祖謙曰周公何為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兹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

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瀍自為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宫定郊社宗廟是為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王氏充耘曰召誥言召公先至洛卜宅經營而後周公至洛誥却言周公卜而惟洛食何歟蓋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間故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復命言之則為周公卜宅而營洛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集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陳氏櫟曰古通用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夏氏僎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卜十萬曰億陳氏櫟曰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韋昭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為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

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集說孔氏頴達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手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朱子曰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吕氏祖謙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至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吴氏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於公也○王氏樵曰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集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

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闊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禮記祭統曰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陳氏師凱曰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顒仰仰望也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

殷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同而義則異矣○陳氏櫟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

尤為顯然乎○王氏充耘曰王者為天下神人之主故即位即政必先享祀羣神朝會羣后今洛邑成而王即政與新即位同故曰王肇稱殷禮舉盛禮自今始故當徧于羣神宜乎其咸秩無文也祭祀之後繼以敬識百辟享則教以朝會諸侯之事也先神後人禮當如此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集傳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集說夏氏僎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也○呂氏祖謙曰方周公當國之時百

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事周公必不爾也○陳氏櫟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集傳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孔氏

安國曰有大功則列大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呂氏祖謙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勲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係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王氏樵曰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令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集傳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功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敎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集說胡氏士行曰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啓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敎此皆王之所當自服者也○陳氏櫟曰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

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王氏充耘曰紀功載籍必昭示於大庭廣衆之閒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公論不可以私意而為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

集傳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

其灼爍將次第延蓺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
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絶所以嚴其
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朋黨敗俗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林氏之奇曰燄燄不滅炎炎若何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不可解○呂氏祖謙曰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傅氏元初曰朋者人臣所大禁而君亦有朋一念偏私即是憧憧朋從之害悉自教工之效其可掩乎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集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王氏樵曰若彛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可及也○金氏履祥曰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乏寛大之體而寛

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寛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為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王氏肯堂曰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惇大是為治之規模成裕者成化於不迫也謂精白一心奮發勇往所以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敢急于斯須而又崇尚忠厚務為寛博所謂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責效于旦夕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集傳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敎工内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呂氏祖謙曰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集傳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

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集說蘇氏軾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襄二十五年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朱子

曰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呂氏祖謙曰王者御諸侯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所謂不享者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陳氏櫟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集傳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孔氏穎達曰蔑鄭王皆以爲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

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集說孔氏穎達曰謙言已所不暇若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成王欲令勉行之○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子之所以厚叙者○呂氏祖謙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為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為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敎養之常道次

第而頒之於民可也篤叙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陳氏櫟曰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集傳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

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集說 林氏之竒曰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賛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則亦可以奉荅天命而爲上天之眷顧和恒四方民而爲下民之所愛戴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陳氏櫟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叙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集傳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集説陳氏櫟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集傳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

之之意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蘇氏軾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歿祀而已○呂氏祖謙曰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勞特甚信乎其為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亹亹方進之思焉勤勞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敢少遠周公乎○胡氏士行曰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為足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勤益大昭明於天下而不迷矣○陳氏櫟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

因德業之感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集傳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王氏樵曰周公位冡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集説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金氏履祥曰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集傳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

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集說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陳氏櫟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為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為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集傳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集說吳氏澄曰救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集傳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案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集說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陳氏師凱曰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

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王氏樵曰畢命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鎮監我師工則慎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顧氏錫疇曰後即命公後之後謂公居洛邑必當與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也監我士師工即伻嚮即有僚之意受民只指在洛之民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集傳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

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恱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集說林氏之奇曰觀畢命曰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王氏樵曰肅將順政教於外也祗歡懐敬愛於中也人心於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我惟無怠於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

世享公之德於無窮也○馮氏森曰爾將者仰德教之盛而服膺恭奉之不違遵其道也祇歡者感德教之及而敬念悅懌之不忘慕其澤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集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吴氏澄曰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以受王命也〇吳氏澄曰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〇王氏樵曰以退為去以留為來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分言之辭繁而不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弘朕恭欲展其事上之敬意在下文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即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所謂承保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集傳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

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𢊍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集說胡氏士行曰此立治之規摸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金氏履祥曰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成王雖歸宗周然建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陳氏櫟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

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夫後之為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〇王氏樵曰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而罔欽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於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材不棄於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也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為四方新辟即作民明辟之意君德莫大於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下因言予將何以為王期哉曰其自是三句相連蓋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於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集傳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林氏之奇曰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

以成成王之刑乃彈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陳氏櫟曰作周孚先為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夫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與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

附錄吳氏澄曰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荅民衆之望為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彈盡文祖之德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

案蔡傳昭子猶所謂明辟也未知何所本舊說大槩昭訓明子則指成王即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蔡氏皆以昭明之義釋之則援彼例此當云昭明乎子之儀刑耳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集傳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氏璞曰卣不大不小者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

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黑黍為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酒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彞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彞○陳氏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

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集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集說余氏芑舒曰顧命宿訓為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為進爵於神前○陳氏師凱曰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附錄王氏安石曰成王使周公來毖商民乃命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於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即禋文武○林氏之奇曰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

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

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曰凡

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如蘇氏

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

賜魯其論寧予之言固為明白然謂事周公如事神

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豈有周公尚存而謂

之禋乎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

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於文武也明矣非

是禋于文武出

周公之意也

案卷卣明禋之命蔡傳謂成王綏寧周公而以事神

之禮事公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此據蘇

軾之解也而王安石林之奇釋此兩節大意則以為

事神與事人不同故秬鬯二卣王命寧周公者即命

公禋于文武公受命不敢留

宿而即以祭文武其說亦長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集傳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强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猒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集說陳氏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敘而行之○馬氏森曰福莫大於好德也則使之惠迪不違而順篤敘乎文武之道焉福莫大於康寧也則使之身其康强無有遘厲自罹疾害者焉至於子孫亦當保佑之使善繼善述皆厭飽祖德之華腴而好德之福有以貽之遠也殷民亦使之享有遐齡獲無疆壽考

而康寧之福有以及之衆也為王禱之如此○張氏爾嘉曰王者不以一身為福而合子孫黎民以成其福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集傳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寛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集傳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

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陳氏師凱曰古字通作逸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三月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

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夏氏僎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祼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禋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禋盛禮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祼酒也此與郊特牲之義何異○薛氏季宣曰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為重大烝之祭功臣與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集傳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集說吴氏澄曰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集傳吴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

之辭云

集說陳氏櫟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上言逸祝册告文武之册也下云作册逸誥告命周公之册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册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册命周公也

○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冡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總論金氏履祥曰召誥洛誥相為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為定以此致誤

多士

集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

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
賔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
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
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
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
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
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

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陳氏櫟曰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説不通吴蔡當矣

集説呂氏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張氏行成曰周公營建洛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

化變念商之心為念周之心其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陳氏經曰堯遷有苗於三危而苗民始格周公遷商於洛而商民始化此即孟子引而致之莊嶽之說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集傳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

貴之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殷士遷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劉氏應秋曰治洛莫先於化殷而化殷莫先於曉諭於是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士○王氏綱振曰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為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留洛至次年三月公方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集傳弗弔未詳林氏之奇曰言不為旻天所弔憫○陳氏師凱曰大誥引不弔旻天與此

同

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集說蘇氏軾曰明威王罰一也在天為明威在人則王罰○呂氏祖謙曰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喪殷非他也周實為之也而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未嘗有心於其閒也○馬氏森曰殷民之背叛反側其心固以王者之後不肯臣服我周也而不知興喪皆非人之所能為實惟天有以主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集傳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集說蘇氏軾曰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翦商之心○林氏之奇曰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惟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集傳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余氏芑舒曰明畏只如臯謨篇所訓為明

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

為以用言也

集說○蘇氏軾曰人心不異乎天心天心常導乎人心○呂氏祖謙曰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我下民所秉之為蓋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始言天不畀後言帝不畀蓋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謂之帝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王氏充耘曰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即天意之所予奪也

附錄孔氏安國曰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林氏之奇曰惟上帝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而為我蓋以天之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為即天命之所與

案孔注以惟帝不畀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為句屬之周惟天明畏句合言其效驗後儒從之者甚衆蔡傳則取呂祖謙之解以此節三句俱屬殷說蓋謂天之所以不與者皆因下民之所秉執而為之也為字如蔡傳當作平聲讀如孔注當作去聲讀音義雖異於經旨各有發明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集傳引導逸安也來氏宗道曰引逸者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

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閑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絶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集說蘇氏軾曰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吕氏祖謙曰桀之亡湯之興凡為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公舉湯

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時氏瀾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集傳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

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乃命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胡氏士行曰此援商代夏以為殷監也○王氏樵曰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集傳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明德恤祀一代創守之本而明德又恤祀之本也○鄒氏禎期曰此言商家賢聖之多皆能守成湯之家法也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

罔不明德恤祀則不惟天命自度祭祀弗
蹟者能紹之而凡衆賢之君莫不皆然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集傳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集說薛氏季宣曰無所不洽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王氏樵曰操存於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於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袁氏黄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心配天澤民發用上廣大無際○顧氏錫疇曰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者自足而以已之事

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常懷明恤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集傳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集說孫氏覺曰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民祗民事之當敬者○林氏之奇曰自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天者惟紂謂已有天命天既不畏之矣則其視先王之政為何如

哉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顧于天顯民祇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孫氏繼有曰敬肆不兩立人以敬存心則上顧天顯下顧民祇中念先王之勤勞必有兢業不敢逸者紂惟誕淫厥泆是以慢天虐民之事無所不為而天顯民祇皆不顧矣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集傳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集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呂氏祖謙曰推原紂所以為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所賦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集傳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姚氏舜牧曰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金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

○陳氏櫟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而然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集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集說葉氏夢得曰此言黜殷本天意○林氏之奇曰王者之治天下其舉措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為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金氏履祥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集傳帝有命曰割殷林氏之竒曰與割正夏之割同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鄒氏祯期曰勑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集説蘇氏軾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林氏之竒曰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殷命而告于天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集傳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

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揺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集說胡氏士行曰此言周之不得不與也○陸氏鍵曰事不貳適不但指割殷言注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逸而適逸是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豈爾能貳於我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集傳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集說朱氏祖義曰惟爾大無法度我固不為爾恐動其罪皆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我之罰耳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集傳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集說馬氏森曰二節承上言殷民今日所以致攻討之由本於逆天而予念其喪亡以圖存之以起下文遷徙之諭也○王氏肯堂曰惟爾大為非法自造謫遷之端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顧氏

錫疇曰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大戾亦自無度生來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矣

附錄董氏琮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類也〇朱氏祖義曰我亦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故今日汝等雖有罪吾皆肆赦而不盡正謂不忍盡罰也

案董氏琮朱氏祖義解肆不正與蔡傳異謂殷已降大戾今爾等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慝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集傳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言此以戒之○孫氏繼有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此云遷居西爾者洛當在鎬京之東商邦之西也

附錄林氏之竒曰人情莫不欲安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爾無以遷居為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〇吕氏祖謙曰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耳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〇朱氏祖義曰天命不可少違我所以急營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時〇姚氏舜牧曰朕不敢有後正說承天命急為遷徙耳未可便說後有他罰

案不敢有後注疏謂不敢有後誅蔡傳因之而云不敢有後命是對殷民說葢惟慮其或有怨言而為是戒諭之詞其意甚迫切矣如林之竒吕祖謙諸家之說則所謂不敢有後者就天命而言謂急於遷徙所以承天命而不敢後時耳此見聖人用意之厚而於上下文勢亦順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集傳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顧氏錫疇曰藏府曰冊頒行曰典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集說呂氏祖謙曰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後廢興之理亦可識矣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天命

集傳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閒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

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集說鄭氏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林氏之奇曰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即聖聖即天故周公之於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為天命也○呂氏祖謙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蒙蔽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儆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

天理矣○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集傳降猶今法降等云者陳氏師凱曰如今云減死一等也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孔氏穎達曰遐逖俱訓為遠○王氏樵曰只離其故土遠於惡俗即遐逖也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

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

兖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蔡氏下曰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嘗從四國叛矣有可殺之道也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朱子曰奄東方之國○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我周濟濟多遜之盛○杜氏偉曰言密邇王室與周之君子朝夕相觀以節其驕淫之性而庶幾有多遜之美此固我移爾遠居于洛之意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集傳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集說吕氏祖謙曰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金氏履祥曰鎬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賔貢所以作大邑于兹洛亦惟爾多士其服奔走之役焉其習禮遜之風焉○顧氏錫疇曰營洛有二一為四方罔攸賔故有王城之建一為爾多士無所處故有下都之建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集傳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授之以業也○馬氏森曰土謂田疇幹者純藝營作之計止者室廬居處之利也○潘氏士遴曰安於幹而有生業安於止而有室居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止者四民之居疆場市肆是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集傳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集說林氏之竒曰爾若能修已以敬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廸簡而在百僚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殷士之敬則是遷善遠罪故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顧氏錫疇曰克敬

者畏義畏法不敢反側之謂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集傳邑四井為邑之邑陳氏師凱曰四井三十二家也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先儒以遷為遷善其說為曲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孫其有興者其所

由來皆自於遷洛殷人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誘之○來氏宗道曰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即是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為邑惟已所止為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小子乃興從爾遷則百世子孫皆以爾為起家之始祖矣安洛之休其大且久固如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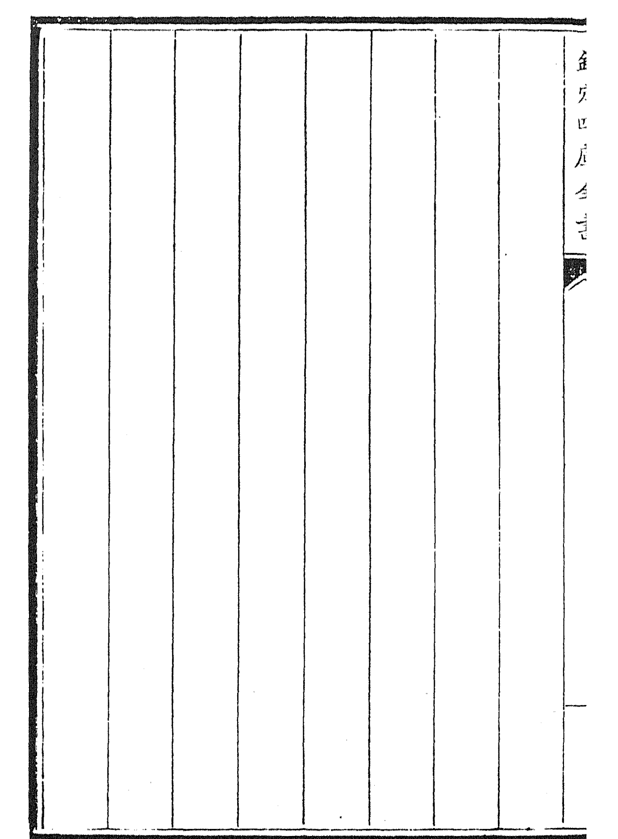
集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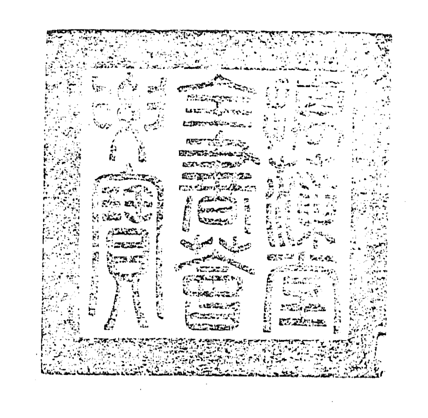
總論林氏之竒曰此篇與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即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也時惟天命無違即所謂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也無我怨即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也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其諄諄告諭之言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不約而同也○金氏履祥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五

謹按第四十四頁前六行集說此葢授之以業也

刊本授訛受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勵守訓